



扫描二维码可欣赏歌曲

雪舞风，
风舞松，
山添银裳万谷空。
绮窗新梦，
枝头香踪，
经寒又相逢。
漠漠关山重重，
寂寂日月匆匆。
但称一人意，
莫逐双飞鸿。
冬，
藏我一寸衷。

“雪舞风，风舞松”。一幅动态冬景开始即映入人们眼帘。“山添银裳万谷空”，群山雪野茫茫、空阔。

凭窗，清新一袭梦；枝头，可觅一段香。

“漠漠关山重重，寂寂日月匆匆。但称一人意，莫逐双飞鸿”。重重关山不能阻隔，时光流逝难以冲淡。虽严寒相逼，不弃坚守、忠贞。

“冬，藏我一寸衷”。积雪、冰冻之下，总有一股暖流在涌动，总有一股力量在萌动。冬收藏果实，也收藏内心的那份洁白。

越歌《春夏秋冬》组歌由诗词创作人湿人甲(本名钟学政)作词，青年作曲家应锦阳作曲。作品以四季譬喻人生际遇、青春之美，寓意韶华易逝，须珍惜当下、珍惜所爱，惆怅中有坚定，寻觅中怀希望。经吕娅娜、章子清、余玉婵等多位知名越剧演员和歌手演绎，受到人们喜爱。

湿人甲/文 舟漂四海/摄

越歌《春夏秋冬》歌咏人生四季发布

推荐榜

徐渭明

新疆有片多彩的土地，叫阿格



天地孤旅

怀想——
写在记者节之际



我亦有过田园，在宁波洪塘的李家，有三间平屋，有四分三厘的自留地，有一群蛋鸡，有年还养了头肥猪，过着温饱略有盈余的小日子。可城市有了召唤，就毫不怜惜地抛弃了！那时，我年轻，我有梦，我要去见识世界。现在想想，真是绝情，与陶公的差距岂止1500多年？

陈慧

一段经历
几多人生



乐建中

宁波闲话：造孽



宁波人称吵架为造孽。



配音 方芝萍 漫画 任山崴

海驼

瘦金写红楼
诗词之《红楼梦
曲之喜冤家》



柴隆 | 十九中·后田垟的天空



可扫描二维码
阅读全文



校运会掐秒表的老师们。

从银杏巷穿过大河路，绕过杨柳街、铸坊巷、东风无线电厂，就离后田垟的十九中不远了。平时的上学路上，可以握着菜饭团慢慢悠悠晃荡，一看到书包里那本借来的，封面残缺、快被翻烂的《鹿鼎记》，不由地一路小跑，赶紧去学校旁的书屋还掉，若被老师瞧见，那还得了！



亚运年九月，《亚洲雄风》的歌声伴随我们入学十九中。

“我们亚洲，山是高昂的头；我们亚洲，河像热血流……”北京亚运会那年初秋，甬城满大街飘起《亚洲雄风》，歌声伴我们入学十九中。之后，每年秋季开学，门卫的茛萝松开出漂亮的红色小花迎接我们。多年以后，当读到中年徐皓峰在《白色游泳衣》字里行间的唏嘘，回想十九中、后田垟操场，又何尝不牵引着那场青春梦，皆是青春回顾与总结。争地盘踢球、塞硬币街机、放学遭“克米”，约群架、侃武侠……无不徜徉在那片后田垟的天空下。

那些年的十九中，有些简陋。校门开在广福街，南北两座教学楼与东边室内大礼堂围成一个天井，逢周一升旗仪式，千人聚此，总能见到政教处主任洪柏年的身影，声如洪钟，人如其名。往南是实验楼与食堂，路远的同学，清一色自带大米铝盒蒸饭，清晨一起淘米交关热闹；往北是校办工厂，有沙坑，竖着高高爬杆，还有水泥浇筑的乒乓球台，后门出去就是铺满煤渣屑的后田垟操场，虽不是绿茵场，却上演着置身球场的忘我、喜悦与沉迷，怀揣提高球技的执着。

如今，路过校门口，时常撞见放学的学生，他们独来独往塞着耳机低头匆匆而行，他们用手机、耳机与外界相连，产生了一种近在咫尺，却与世无言的寂静。想起十九中的白衣年代，放学后必是三五成群、

勾肩搭背，嬉笑打闹一番后才各回各家。

印象中，每次大考都下雨，而且我总会被排在窗边，听着雨稀稀落落地下，紧张的考场环境添几分惬意。个别老师的灵桥牌普通话实在不敢恭维，却还喜欢说，时常闹笑话，直到现在，有些化学物质，我都不知普通话如何读。校园野炊，大家自带锅具，动手烧菜，饺子一半煮破肚皮。“中华多宝杯”卡拉OK大赛全民海选，一如刘德华《十七岁》歌词里所说“十七岁那日不要脸，参加了挑战”，学生气萌萌的样子……最简单，也最美好，那些记忆，都遗留在十九中校园里，一岁一凋零。

多年以后，班花当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，曾经的“坏胚子”摇身一变成董事长……欢天喜地，与造化相戏，也相契。带着十九中的烙印，彼此在同一片后田垟的天空下长大，不是在最美的时光遇到你们，而是遇到你们，才给了我最好的时光。

偶尔，翻开毕业前的临别



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的豆蔻岁月。

赠言本，记录着后田垟天空下的过往、念想和错失，折叠起仓促的青春。记得当年的班花，她曾在班会课深情地朗读过席慕蓉的诗歌，当时，听得我一头雾水。而今，我渐渐理解席慕蓉为何以中年的身份，还在不停地书写青春永恒的挽歌，这种反复现诸笔端的惆怅与寂寥，原来是时间的秘密。也是，人生如戏，过去了又怎能Yesterday Once More? 尤其是青春。

供图 艾程